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五十六回 布檄文一巧匠鴉飛鳶鬧 亂宮闈兩國舅殺相逼君

王留幸四日，使萬寶、小端，俱拔營同集碣門。時紹龍飛攻碣門之左，花余余攻碣門之右。王率萬寶等至，軍威大振。是夜，王幸花容營。容曰：「近有一絕奇的事，不可不為王述之。前數日，接得新榜眼可芳蕤書，所賜美人勞慶慶，王猜是誰？」王曰：「是勞譚的小女，不用猜的。」容笑曰：「這頂綠巾兒，紹潛光戴得太不值了。這慶慶，原是可飛虎的妹子紅綃。潛光既立為後，又寵太康二女，而廢紅綃。紅綃既廢，不無怨言。二女懼其謀已，又攬掇潛光，令認勞譚為女獻王。今紅綃與芳蕤，十分恩愛，故燈前枕畔，每每漏泄真情。芳蕤恐事關軍國，不敢隱秘，以密函致臣。王道這事奇麼？」王聞這話，呆了半晌。忽的大笑起來，遂向空指著眉京曰：「潛光，潛光，你用著老婆，勾引朕作野老兒，你的計大拙了。」又問花容曰：「這新狀元娶的勞奢奢，可真勞譚的女兒麼？」容曰：「這個更奇，原來太康三個女兒皆美，當年趙無知為紹莊花狀元時，太康欲以三女招他為婿。無知逃去，遂將長女橫煙嫁了繆方，次女暎雲、幼女鬢兩皆有寵於潛光，築玲瓏窈窕院以居之。繆方亡於鐵山之役，兩妹知橫煙有孕，私招入宮，令侍潛光。今潛光的太子繼文，橫煙所出，實繆方之子也。暎雲俗以繼文為己子，久欲借他，故也橫煙，故又令橫煙裝作勞譚長女，改名奢奢，今歸玉狀元，聞說又有孕了。」王更詫異曰：「有這等奇而又奇之事。」又呆了半晌，忽然拍股曰：「破眉京的計在是矣。朕欲將這事作一檄文，射入眉京以辱之，他將自羞不暇，而又臣羞其君，民羞其主。上下交羞，而人心亡矣。心亡於內，亂作於外，其能相與死守乎。但此文須朕自制，與妃子參定之。」遂挑燈連夜製成。花容讀之，大笑曰：「此一篇文勝甲兵十萬矣。」明日使人繕寫百餘條，召龍飛共議之。龍飛曰：「昔韓莊告示，用張小逾垣夜貼，所以啟其疑也。今何不復召張小，倘能如貼韓莊者貼眉京，潛光必疑內應有人，疑則亂生，我軍乘其疑亂之際，四面逾險，齊登必獲濟矣。」王曰：「善。」乃使人往黃石召張小。張小至，龍飛語之故。張小登高一望，見旌旗森布，無縫可緣，不敢應召。花容乃使摩訶辛造木鴉一隻，擬以月黑之宵，使張小騎鴉飛入眉京行事。木鴉成，先教張小試習，張小大喜，屢試不爽。三月初一日，三更時。張小著小黑衣，攜檄文百餘張，並漿糊等物，跨上木鴉，扭動機竅，先飛下碣門，貼了十餘張，並無人知。黑暗中，又隨著巡哨的軍士背後，偷過尹百全大營，復撒十餘張於營盤要路。見碣山左右，盡是連珠的營柵，十分嚴密，亦各撒數張。尋至一僻處，復跨上木鴉，扭機竅騰空而上，窺眉京僻靜處，復扭機而下，時已四更了。凡幽衢市，無不遍貼。餘的盡從空中拋下，飛出眉京，繳旨去了。

是夜，呼家寶與夫人飲了數杯，曹騰睡著，至五更，泡燥起來，呼從人提燈出廳事。正欲請諸幕友酌議軍情，忽見空中一片白紙，從簷前飄下。拾視之，乃檄文一通。

其文曰：「牧牛兒紹潛光者，性原狡險，目不識丁。而矯為磊磊落落之狀以欺世，窺紹莊之難，偽立紹公子紹平以收人心，旋逐平自立。朕欲聲罪討之，而未暇也。乘朕之未暇，盡驅孱弱小鄉，襲朕屬莊，而卒招天厭。十字關前，全軍覆沒，朕甚憫之，聽其收骨而去。民亦何辜，草菅若此。朕趙貴妃之父，為潛光所惑，率其鄉勇以從，死於鉤鎌。貴妃新立，正宜撫恤遺孤，以大字小。乃不念舊德，欺妃弱稚，暴驅鄉兵，欲奪妃地。苟有人心，何忍出此。而又敗於烏溝，將亡弟擄，受盟而返。宜知天道之不爽矣。四句不娶，儉樸類窮民，與莊勇同臥起，此三者，生平之伎倆也。倘能矯此以終其身，亦可以欺愚而罔俗；乃悅可飛虎之妹紅綃之美，乘兩可之亂，陰令互相吞噬，而竊紅綃於干戈擾攘之間，據為室而盡奪其地。磊磊落落者，固如是乎！是時，朕紫都新造，亦未暇聲罪致討也。又乘朕之未暇，襲朕黃石，竊朕韓莊。井蛙自大，僭稱偽王。而納紹太康二女，命之曰宗妃。起玲瓏、窈窕、巢玉諸院，窮極奢侈，放恣無狀。用酷臣，虐百姓，誅叔父，前後若兩敵人。嗚呼，怪矣哉！更有甚者，既立紅綃為後，入宗妃之讒而廢之。納故臣繆方有孕之妻，生子繼文，而以為太子。自斬宗祧，不孝孰大於是。前者四句不娶，今何淫亂至如是也。前者儉樸類窮民，今何縱所欲若是其無度也。前者與莊勇同臥起，今何戮故交、殺鄉長、誅叔父，以為快也。自以為據三莊之地，臥眉山，而號令四隅。縱吾為之所得為，誰敢不服。而不知履德，則民歸；悖德，則民叛。故紹坐茅以至親叛，而歸朕矣。丁推善以鐵山重鎮叛，而歸朕矣。香得功以同起草澤之臣叛，而歸朕矣。不特此也，可紅綃為潛光結髮之妻，紹橫煙為潛光太子之母，則亦潛光之妻也，奈何帷薄不修，竟使勞譚飾二妻，攜至紫都，獻朕求降。夫降，可也。以妻求降，不可也。豈真身請為臣者，必妻請為妾耶。朕心惻然，准其降，而遣二妻歸國，而二妻晝夜號泣，以為身可死不可歸。勞譚不得已，遂將紅綃私嫁朕臣可芳蕤，橫煙私嫁朕臣玉和聲。夫二妻豈不念夫婦之愛母子之恩哉，胡為乎亦叛，潛光而甘心再嫁也。吁！可怪已。此其謀，大都皆出呼家寶。彼家寶以庸劣之才，持中外之事，喪師辱國，不能展一奇謀，計惟以君之妻餌朕。就令朕中其謀，擁汝主之妻，日夜行樂，君若臣何面目立人世乎！昔西子夷光一浣紗女耳，非勾踐之妻也，而以女沼吳，千載猶有遺臭。家寶何不自以其妻餌朕，而必以君之妻太子之母乎。吁，可怪已！朕圍眉京三載，非力不能破也。二十韓、十三紹之役，殺戮頗多，損朕陰德。故日望潛光悔禍，家寶見幾，知天命所歸，早降馬首，與爾民休息相安，則朕之心也。如必欲糜爛體肢而後快，眉京一破，玉石同災，朕亦無如諸將何也。」

此檄，家寶看罷，氣得息粗手顫，眼白鬚張，倒在床中，半晌不語。時天漸亮，挑燈再看，看至「家寶何不自以其妻餌朕而必以君之妻太子之母乎」數語，不禁胸中一噓，喉裡一甜，吐出一口鮮血來。左右大驚，報知夫人。夫人剛出前軒，只聽得人聲喧嚷。大將軍尹百全，率諸武將闖進相府來。有言：「勝敗軍家常事，奈何攬掇大王乾這沒臉的勾當，被敵人取笑。」有言：「只因乾這無恥之事致被敵人輕薄，圍困三年，倉庫空虛，人心攜貳。」有言：「未聞堂堂宰相，謀人家國，先賣了主母的。」正嚷得沒法，又見國舅可飛虎，帶著數十人闖進相府，將家寶一把扯住，大呼曰：「還我妹子來！」時紹太康被擄，其子士隆亦嚷進來，口呼：「還我姐姐。」正鬧不已，只見一隊文官，在這裡排解：「原來此事，全是勞譚與兩宗妃強潛光做的，家寶實不與聞。今這檄文，盡推在家寶身上，縱有千個蘇秦的口，亦不能分辯。」於是你推我拉，闖進潛光殿裡去了。